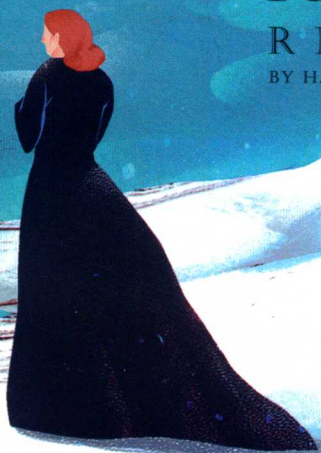


凛冬将至

「澳」汉娜·肯特——著 彭玲娴——译

BURIAL
RITES
BY HANNAH KENT

拼尽全力，
总是让人敬畏。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凇冬将至

〔澳〕汉娜·肯特——著
彭玲娴——译

BURIAL
RITES
BY HANNAH KEN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凛冬将至 / (澳) 汉娜·肯特著; 彭玲娴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6
书名原文: Burial Rites
ISBN 978-7-213-08710-3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2018-106

I. ①凛… II. ①汉… 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063号

BURIAL RITES by Hannah Kent
Copyright © 2013 by Hannah Ken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凛冬将至 LIN DONG JIANG ZHI

[澳] 汉娜·肯特 著 彭玲娴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责任编辑 徐婷 钱丛
责任校对 陈春
封面设计 壹诺工作室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 / 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8710-3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献给我的父母

关于冰岛人的姓名¹

冰岛人传统上根据父亲的名字来命名，父亲的名加上“森”(-són)或“多特”(-dóttir)的字尾即为孩子的姓。爱妮丝·马格努多特(Agnes Magnúsdóttir)意译即为“马格努之女爱妮丝”。由于这种传统，冰岛同一家庭中的血亲未必有相同姓氏。

¹ 译者按：本书中所有姓名均尽可能依冰岛语发音音译（但部分发音为避免姓名过长而省略缩减）；地名除部分依地形意译外，其余依冰岛语发音音译，故与英语发音略有出入。

“我对我最爱的人最坏。”

——《拉克斯戴拉英雄传奇》¹

¹ 撰写于13世纪的冰岛英雄传奇，故事以美丽女子歌姿润（Guðrún）的三角恋情为主题。歌姿润共经历过四段婚姻，却因误解和阴错阳差，与最爱的卡尔坦（Kjartan）最终失之交臂，甚至一手促成他的死。暮年在儿子的询问下，歌姿润坦承，心中最爱的是她最对不起的那一个。此为著名的北欧英雄传奇故事之一。

凛
冬

目
录

将
至

001	序曲		
003	第一章	209	第九章
032	第二章	228	第十章
053	第三章	250	第十一章
080	第四章	276	第十二章
105	第五章	287	第十三章
132	第六章	308	尾声
149	第七章	309	作者后记
185	第八章	312	谢词

———— 序 曲 /

他们说非死不可。他们说，因为我偷了旁人的气息，而今他们要偷回去。我不禁想象，人们就如同一根根烛火，油腻而明亮，在黑暗与寒风呼啸中飘摇，此时在冥静的房间里，我听见脚步声，恐怖的足音步步进逼，仿佛要来吹熄我，带走我的生命，使之如一缕炊烟袅袅飞灭。我将消失在空气与黑夜中。我们将无可幸免，逐一灭绝，直到仅存足以照见他们的光亮。那时我又魂归何处？

有时我以为自己又看见了，看见农场燃烧在黑暗中。有时我能感觉肺脏因凛冬而刺痛，依稀看见火光映照海面，海水诡异地随光亮而闪动。那天夜里我曾蓦然回首，回首看那团火焰。此刻若我舔舐肌肤，仍能尝到盐与烟的味道。

天气并非一直这么冷。

我听见脚步声了。

—— 第一章 /

公 告

1828年3月24日，将于伊路加斯塔德农场举行拍卖会，出售农人纳旦·凯陶森遗留之财物，包括一头牛、马匹若干、为数不少的羊、干草及家具；一副马鞍、一副缰绳、许多碗碟。若获合理出价，所有物品将全数出清，物品由出价最高者得。若天气不佳导致拍卖会无法举行，则将顺延次日至天气好转。

地区首长伯尔尼·布伦达尔

约翰·托玛森教长惠鉴：

感谢您于本月 14 日赐函，询问盖塔斯卡农场裴杜·约森的遗体如何处置。该员据称于本月 13—14 日之间的夜里，与纳旦·凯陶森一同遭到杀害，遗体并遭焚毁。如您所知，对于是否应将遗体葬于基督教墓地，我们经过一番深思。他因抢劫、窃盗及收受赃物，原应于最高法院起诉定罪并施以惩戒。然而我们并未接获丹麦的任何信件。冰岛高等法院法官于去年 2 月 5 日将裴杜定罪，判处他至哥本哈根¹监狱服 4 年劳役，但遇害当时他系自由之身。因此有关您的询问，由于他尚未归类为非基督教人士，他的遗体乃是以基督教仪式与纳旦遗体一同下葬。1740 年 12 月 30 日，国王陛下以御函清楚载明不得以基督教仪式下葬之人士，该员并未涵盖其中。

地区首长伯尔尼·布伦达尔敬上

1828 年 3 月 20 日

¹ 事件发生于 1828 年，当时冰岛属丹麦统治，直至 20 世纪，冰岛才逐渐独立，故当时冰岛仍以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为最高行政中心与法律执行中心。

致维斯特霍普布雷达波斯塔德农场永恩森牧师

托瓦多·永恩森助理牧师大鉴：

深信您接获此信时，正于维斯特霍普妥善且生气勃勃地执行主的勤务。

首先，为您于冰岛南部完成学业致上迟来的祝贺。您的教区教友赞许您是一名勤奋的青年。对于您决定北返并在令尊指导下展开牧师职务，我深表赞同。得知世上仍有正直青年愿善尽其对人类与上帝的责任，我感到无比欣慰。

其次，我以地区首长的身份致函请求您的协助。如您所知，本地区近日来因一起刑案而蒙上阴影。去年发生于伊路加斯塔德的凶杀恶行，凸显本国的道德沦丧与信仰崩坏。身为胡纳湖区的地区首长，我不能容忍社会出现如此恣意妄为的行径。哥本哈根最高法院将授权于我，待接获授权后，我将处决伊路加斯塔德案件中多名杀人凶手。正因如此，托瓦多助理牧师，我向您请求协助。

您应记得10个月前，我在一封供神职人员传阅的信件中详述了此案始末，并要求诸君以罪与罚的理念向教友宣教。为辅助您对本案深入思考，容我复述事件经过。

去年3月13—14日之间的夜里，三名凶徒对两名受害者犯下令人发指的重大罪行。此二人您或许熟识，即纳旦·凯陶森与裴杜·约森。纳旦所经营的伊路加斯塔德农场惨遭火灾，裴杜与纳旦双双陈尸于灰烬之中。遗体经仔细检视，发现人为伤痕，调查于焉展开，法庭并随之进行审判。去年7月2日，由本人所主持的地方法庭认定被控谋杀的一男二女共三

人有罪，判处斩首极刑。“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冰岛高等法院于去年10月27日开庭，支持此项死刑判决。如今此案已上诉至哥本哈根最高法院，极可能维持原判。被告三人分别为卡塔谷农场主人之子弗德瑞克·西格森、女仆思瑰朵·葛蒙多特、爱妮丝·马格努多特。

此三个罪犯目前监禁于北方，将持续监禁至行刑。弗德瑞克·西格森已由约翰·托玛森牧师带往兴给拉尔，思瑰朵·葛蒙多特则被移监米德霍普，爱妮丝·马格努多特行刑前原将囚禁于斯托拉伯格，但由于不便言明的因素，下月将移至瓦特斯山谷的康索农场看管。此人对派遣的教诲师多有不满，以其仅存的少许权利要求更换牧师。她要求您——托瓦多助理牧师——担任她的牧师。

向您请求协助使我心怀犹疑。据悉，您目前的职务仅局限于为教区内最年幼的教友进行精神教育。此职务无疑意义重大，却不具政治上的重要性。您或许自觉经验生涩，对于如何引领此女受刑人来到主的跟前、领受主的无限慈悲，感到力有未逮。因此，若您愿辞此职，我绝无异议。毕竟要将此重担置于一位经验不丰的神职人员肩头，我备感踌躇。

然而，若您愿承担为爱妮丝·马格努多特进行临刑教诲之职责，则将义务于天气允许时节定期造访康索农场，宣扬主的训诲，劝导该员悔悟并接纳法律之制裁。请勿任溢美之词影响决策；若您与该女囚间存有亲属关系，也切勿任此关系介入考虑。若您难以独立抉择，本人愿提供建言。

在此静候回复。请将回复交于信差。

地区首长伯尔尼·布伦达尔上

1829年5月30日

助理牧师托瓦多·永恩森在紧邻布雷达波斯塔德教堂的小小农舍中，用石头修补壁炉。他听见父亲在门口清喉咙。

“托蒂，有个华米尔来的信差在外面找你。”

“找我？”他吃了一惊，一块石头从手中滑开，落在夯实的泥土地板上，险些砸中他的脚。永恩森牧师不悦地喷了一声，低头钻过门框，轻轻地把托蒂往外推。

“没错，找你。他在等你。”

信差是个仆人，身穿破旧大衣。他望了托蒂好一会儿后才开口：“托瓦多·永恩森牧师吗？”

“是的，你好。我其实是助理牧师。”

仆人耸耸肩。“我有封信要给你，是地区首长伯尔尼·布伦达尔先生的信。”他从大衣内袋掏出一张小小的字条，递给托蒂，“我奉命在这里等你读完信并带回回复。”

信在仆人的衣袋里待久了，暖润而潮湿。托蒂拆开封印，发现信是当天写的。他坐在门口的劈柴墩上，开始读信。

读完信，他抬起头，发现仆人盯着他。“如何呢？”仆人扬起一边的眉毛，催促他答话。

“什么？”

“你要怎么回复地区首长？我可等不了一整天。”

“我能不能和我父亲谈谈？”

仆人叹了口气说：“那就快去谈。”

他在起卧间¹里找到了正缓缓抚平床上毛毯的父亲。

1 冰岛房舍中的起居与休息空间，主要家具为床，人人在各自的床上工作、吃饭和睡觉。本书中译为“起卧间”，以传达其兼具起居与寝卧双重功能的概念。

“什么事？”

“是地区首长的来信。”托蒂把折叠的信递给父亲，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等他阅读。

父亲面无表情地折起信，一语不发地交还给托蒂。

“我要怎么回答？”托蒂终于忍不住发问。

“这要由你自己决定。”

“我不认识她。”

“嗯。”

“她不是我们教区的教友？”

“不是。”

“那她为什么要找我？我不过是个助理牧师。”

父亲重新转过身去整理床铺，说：“这问题恐怕要问她本人。”

仆人坐在劈柴墩上，用一把刀清理指甲，说：“好，那现在我要报告地区首长助理牧师是如何回复的呢？”

托蒂自己都不知自己心意如何，却脱口而出：“告诉布伦达尔我愿意意见爱妮丝·马格努多特。”

仆人睁大了眼睛说：“原来是这回事呀！”

“我愿意当她的精神教诲师。”

仆人瞪着眼愣了一会儿，忽然大笑起来。“老天爷！”他嘟囔，“他们居然挑了只老鼠去驯猫。”说完这话，他跳上马，消失在群峦之中。托蒂呆站着，信拿得远远的，仿佛唯恐它会着火。

* * *

史黛娜·曜恩多特正在自家草皮农舍¹旁的院子里堆叠干燥粪便，却听见快步而来的嗒嗒的马蹄声。她揩去裙上的泥土，站立着，越过小屋的侧边凝望，想看清楚那条贯穿了整座山谷的道路。一个身穿大红外衣的男人正策马而来，史黛娜看着那男人转个弯，朝她家农场前进，想到自己恐怕有必要和这人招呼应对，心里一阵慌。她压抑着惊恐，躲到屋子的另一侧，快快吐了口唾沫清清手掌，又用衣袖抹抹鼻子。重新回到院落时，那人正骑在马上等她。

“你好啊，小姑娘。”那人以一种困惑的神情低头俯视史黛娜以及她脏污的裙子，“看来我打扰你干活了。”史黛娜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优雅从容地把一条腿从马身的另一侧摆荡过来，跨下马背。这样身躯庞大的一个人，落地倒是轻巧。“你认得我是谁吗？”他寻找她脸上是否有熟悉的表情。

史黛娜摇头。

“我是地区首长伯尔尼·亚当森·布伦达尔。”他朝她微微颌首，理了理大衣，史黛娜发现他的大衣钉着银纽扣。

“你是从华米尔来的。”她低声咕哝。

布伦达尔保持着耐性，微微一笑说：“是的，我是你父亲的长官，我有事找他谈。”

“他不在家。”

布伦达尔皱起了眉，问：“那你母亲玛嘉烈呢？”

“他们到山谷南面探访亲戚去了。”

1 草皮屋为冰岛传统建筑。冰岛气候严寒，纯粹的木造或石造房屋不足以抵御寒风，加以树木缺乏，进口木材又昂贵，草皮却丰富且强韧，因此冰岛传统建筑均在木材骨架外覆盖长满青草的厚厚土壤。人类居住其间时，青草生长于其外。

“原来如此。”他瞅着眼前这位姑娘。姑娘局促不安、惶恐地朝田地里张望。她肤色苍白，一串雀斑星星点点跨越鼻梁和额头，棕色的双眼分得很开，门牙间有个大缝。她实在不怎么好看，布伦达尔这么想。他注意到她指甲缝里有一层厚厚的新月形的污垢。

“你可能要改天再过来。”史黛娜又说了句话。

布伦达尔紧绷起来：“我能不能至少进屋去呢？”

“噢，你要的话当然可以。”史黛娜咬着唇，看着布伦达尔把缰绳缠绕在院子里的一根柱子上，然后转身，几乎是一溜烟地跑进屋内。

布伦达尔跟着她的脚步，弯腰钻进低矮的门，走进农舍说：“你父亲今天会回来吗？”

“不会。”她回答得简短。

“真不凑巧。”布伦达尔一面抱怨，一面随史黛娜穿过黑暗走廊，走向起卧间，途中险些摔倒。自从奉派担任地区首长以来，他的身体发福不少，也习惯了位于华米尔、以进口木材构筑的宽敞官舍。他开始厌恶乡下农民的草皮茅舍——空间狭小，且草皮在夏日总是尘土飞扬，刺激着他的肺脏。

“首长……”

“是地区首长。”

“地区首长，对不起，妈妈和爸爸，我是说玛嘉烈和曜恩，明天才会回来，也可能是后天，要看天气。”史黛娜往狭窄房间最近的一端比了比，那儿有一块灰色的羊毛帘幔，隔开了起卧间和一个极小的客厅。“请坐。”史黛娜说，“我去找我妹妹。”

史黛娜的妹妹露卡·曜恩多特正在距离小屋略远的一方贫瘠菜园里除草。由于弯腰埋首工作，她并没有看见地区首长来访，却在姐姐人未